



栗谷全書 二十二

聖學輯要

号三十七

~ 16
2426
23



18
2426
37-23

栗谷先生全書卷之二十四目錄



聖學輯要 六

為政第四上

摠論為政章第一

用賢章第二

栗谷先生全書

卷二十四

栗谷先生全書卷之二十四

聖學輯要 六

為政第四上

上篇二章下篇八章凡十章

臣按國者家之推也正家然後可以正國故為政次於正家

總論為政章第一

臣按為政有根本有規模有節目今合為一章著于首

惟天地萬物父母惟人萬物之靈亶聰明作元后元

后作民父母

周書泰誓

蔡氏曰亶誠實無妄之謂言聰明出於天性然也



大哉乾元萬物資始至哉坤元萬物資生天地者
 萬物之父母也萬物之生惟人得其秀而靈具四
 端備萬善知覺獨異於物而聖人又得其最秀而
 最靈者天性聰明無待勉強其知先知其覺先覺
 首出庶物故能為大君於天下而天下之疲癯殘
 疾得其生鰥寡孤獨得其養舉萬民之眾無一而
 不得其所焉則元后者又所以為民之父母也夫
 天地生物而厚於人天地生人而厚於聖人其所
 以厚於聖人者亦惟欲其君長乎民而推天地父
 母斯民之心而已天之為民如此則任元后之責
 者不可不知所以作民父母之義乎○大學曰詩曰

樂只君子民之父母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惡惡
 之此之謂民之父母

臣按天地為萬物之父母元后為斯民之父
 母此言甚切矣張子西銘則以天地為父母
 大君為宗子而其說尤為詳備故謹錄于左

西銘曰乾稱父坤稱母予茲藐焉乃混然中處

子曰以混然之身混故天地之塞吾其體天地之帥

吾其性朱子曰乾陽坤陰此天地之氣塞乎兩間

合無間而位乎中故天地之塞吾其體天地之帥

天地之志為氣之帥而人物之所得以為體者也乾健坤順此

深察乎此則父乾母坤混然中處之實可見矣

民吾同胞物吾與也大君者吾父母宗子其大臣
 宗子之家相也尊高年所以長其長慈孤弱所以

幼吾幼聖其合德賢其秀也凡天下疲癯殘疾惇
 獨鰥寡皆吾兄弟之顛連而無告者也于時保之
 子之翼也樂且不憂純乎孝者也違曰悖德害仁
 曰賊濟惡者不才其踐形惟肖者也知化則善述
 其事窮神則善繼其志朱子曰化底是氣有跡可
 見故為事神底是理無形
 可窺故為志不愧屋漏為無忝存心養性為匪懈惡旨
 酒崇伯子之顧養育英才穎封人之錫類不弛勞
 而底豫舜其功也無所逃而待烹申生其恭也體
 其受而歸全者參乎勇於從而順令者伯奇也富
 貴福澤將厚吾之生也貧賤憂戚庸玉汝於成也
 存吾順事沒吾寧也程子曰訂頑一篇意
 極完備乃仁之體也

臣按西銘是學者為仁功夫非專指人君之
 事而載于此章者人君父事天母事地以斯
 民為兄弟以萬物為儕輩以充仁心然後可
 盡其職故此篇於人君為尤切夫天地生物
 而無所作為民物受命而不能自立上代天
 工下理萬物使天地得其位萬物得其所者
 其不在元后乎

大禹曰后克艱厥后臣克艱厥臣政乃乂黎民敏德

虞書大禹
 謨下同

蔡氏曰艱難也乃者難辭也敏速也禹言君而不
 敢易其為君之道臣而不敢易其為臣之職夙夜

無邪慝下民自然觀感速化於善而有不容已者矣

帝曰俞允若茲嘉言罔攸伏野無遺賢萬邦咸寧稽于衆舍己從人不虐無辜不廢困窮惟帝時克

蔡氏曰嘉善攸所也舜然禹之言以為信能如此則必有以廣延衆論悉致羣賢而天下之民咸被其澤非忘私順理愛民好士之至無以及此而惟堯能之蓋為謙辭不敢自謂其必能舜之克艱於此亦可見矣○程子曰舍己從人最為難事己者我之所有雖痛舍之尤懼守己者固而從人者輕

也

臣按人情責之以所不能則猶能勉從若責之以所已能則必慙然尤其不相知也夫克艱之道要在嘉言罔伏舍己從人而舜之所以為聖為治者實出於斯今禹非不知舜之已能猶不敢以為有餘而申儆之舜亦不以已能為自足而不敢當焉此虞朝君臣所以交盡其道而聖人之所以益聖也歟

定公問一言而可以興邦有諸孔子對曰言不可以若是其幾也人之言曰為君難為臣不易如知為君之難也不幾乎一言而興邦乎

論語下同

曰一言而喪邦有諸孔子對曰言不可以若是其幾也人之言曰予無樂乎為君惟其言而莫予違也如其善而莫之違也不亦善乎如不善而莫之違也不幾乎一言而喪邦乎

謝氏曰知為君之難則必敬謹以持之惟其言而莫予違則讒諂面諛之人至矣邦未必遽興喪也而興喪之源分於此然非識微之君子何足以知之

仲虺作誥曰德日新萬邦惟懷志自滿九族乃離王懋昭大德建中于民以義制事以禮制心垂裕後昆

予聞曰能自得師者王謂人莫己若者亡好問則裕

自用則小

商書仲虺之誥○此段仲虺告成湯之辭

蔡氏曰中者天下之所同有也然非君建之則民不能以自中而禮義者所以建中者也義者心之裁制禮者理之節文以義制事則事得其宜以禮制心則心得其正內外合德而中道立矣如此非特有以建中於民而垂諸後世者亦綽乎有餘裕矣然是道也必學焉而後至故又舉古人之言以為隆師好問則德尊而業廣自賢自用者反是謂之自得師者真知己之不足人之有餘委心聽順而無拂逆之謂也孟子曰湯之於伊尹學焉而後

臣之故不勞而王其湯之所以自得者歟後世之不如古非特世道之降抑亦師道之不明也仲虺之論要其極而歸諸能自得師之一語其可為帝王之大法也歟

箕子曰皇建其有極周書洪範

蔡氏曰皇君建立也極猶北極之極至極之義標準之名中立而四方之所取正焉者也言人君當盡人倫之至語父子則極其親而天下之為父子者於此取則焉語夫婦則極其別而天下之為夫婦者於此取則焉以至一事一物之接一言一動之發無不極其義理之當然而無一毫過不及之

差則極建矣

子曰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眾星共之共亦作拱

○論語

朱子曰政之為言正也所以正人之不正也德之為言得也行道而有得於心也北辰北極天之樞也居其所不動也共向也言眾星四面旋繞而歸向之也為政以德則無為而天下歸之其象如此○問是以德為政否曰不是欲以德去為政不必泥以字只是為政有德相似○范氏曰為政以德則不動而化不言而信無為而成所守者至簡而能御煩所處者至靜而能制動所務者至寡而能

服衆○季康子問政於孔子孔子對曰政者正也
 子帥以正孰敢不正康子患盜問於孔子孔子對
 曰苟子之不欲貪欲也雖賞之不竊○荀子荀况曰
 聞修身矣而未聞修國也君者槃也槃圓而水圓
 君者孟也孟方而水方君者源也源清則流清源
 濁則流濁○董氏曰為人君者正心以正朝廷正
 朝廷以正百官正百官以正萬民正萬民以正四
 方四方正遠近莫敢不一於正而亡有邪氣犯也
 其間者是以陰陽和而風雨時羣生和而萬民殖
 ○朱子曰天下之事千變萬化其端無窮而無一
 不本於人主之心者此自然之理也故人主之心

正則天下之事無一不出於正人主之心不正則
 天下之事無一得由於正是以人主以眇然之身
 居深宮之中其心之邪正若不可得而窺者而其
 符驗之著於外者常若十目所視十手所指而不
 可掩此大舜所以有惟精惟一之戒孔子所以有
 克己復禮之云皆所以正吾此心而為天下萬事
 之本也此心既正則視明聽聰周旋中禮而身無
 不正是以所行無過不及而能執其中雖以天下
 之大而無一人不歸吾之仁者然邪正之驗著於
 外者莫先於家人而次及於左右然後有以達於
 朝廷而及於天下焉若宮闈之內端莊齊肅后妃

有關睢之德後宮無盛色之譏貫魚順序而無一人敢恃恩私以亂典常納賄賂而行請謁此則家之正也退朝之後從容燕息貴戚近臣攜僕奄尹陪侍左右各恭其職而無一人敢通內外竊威福招權市寵以紊朝政此則左右之正也內自禁省外徹朝廷二者之間洞然無有毫髮私邪之間然後發號施令羣聽不疑進賢退姦衆志成服紀綱得以振而無侵撓之患政事得以修而無阿私之失此所以朝廷百官六軍萬民無敢不出於正而治道畢也心一不正則是數者固無從而得其正數者一有不正而曰心正則亦安有是理哉

臣按人君修德是為政之根本而先知君職在於父母斯民然後建中建極以為表準則其效若衆星拱之矣舜禹孔子仲虺之說是建中建極之要領故具載焉嗚呼父母之於子慈愛者衆而人君之於民行仁者寡其不念天地付畀之責甚矣

右言為政之根本

○子曰道千乘之國敬事而信節用而愛人使民以時

論語下同

朱子曰道治也敬事而信者敬其事而信於民也時謂農隙之時○程子曰此言至淺然當時諸侯

果能此亦足以治其國矣聖人言雖至近上下皆通此三言者若推其極堯舜之治亦不過此若常人之言近則淺近而已矣○楊氏曰上不敬則下慢不信則下疑下慢而疑事不立矣敬事而信以身先之也侈用則傷財傷財必至於害民故愛民必先於節用然使之不以其時則力本者不獲自盡雖有愛人之心而人不被其澤矣然此特論其所存而已未及爲政也苟無是心則雖有政不行焉○胡氏曰凡此數者又皆以敬爲主子適衛冉有僕子曰庶矣哉朱子曰僕御車也庶衆也

冉有曰既庶矣又何加焉曰富之

朱子曰庶而不富則民生不遂故制田里薄賦斂以富之

曰既富矣又何加焉曰教之

朱子曰富而不教則近於禽獸故必立學校明禮義以教之○胡氏曰天生斯民立之司牧而寄以三事然自三代之後能舉此職者百無一二漢之文明唐之太宗亦云庶且富矣西京之教無聞焉明帝尊師重傅臨雍拜老宗戚子弟莫不受學唐太宗大召名儒增廣生員教亦至矣然而未知所以教也三代之教天子公卿躬行於上言行政事

皆可師法彼二君其能然乎

子貢問政子曰足食足兵民信之矣

朱子曰言倉廩實而武備修然後教化行而民信於我不離叛也

子貢曰必不得已而去於斯三者何先曰去兵

朱子曰言食足而信孚則無兵而守固矣

子貢曰必不得已而去於斯二者何先曰去食自古皆有死民無信不立

朱子曰民無食必死然死者人之所必不免無信則雖生而無以自立不若死之為安故寧死而不失信於民使民亦寧死而不失信於我也○程子

曰孔門弟子善問直窮到底如此章者非子貢不能問非聖人不能答也○朱子曰以人情而言則兵食足而後吾之信可以孚於民以民德而言則信本人之所固有非兵食所得而先也是以為政者當身率其民而以死守之不以危急而可棄也

守言也棄信也

右言為政之規模

○子曰凡為天下國家有九經曰修身也尊賢也親親也敬大臣也體羣臣也子庶民也來百工也柔遠人也懷諸侯也中庸下同

朱子曰經常也體謂以身處其地而察其心也子

如父母之愛其子也柔遠人所謂無忘賓旅者也

賓旅若使臣或商賈自遠至者也

此列九經之目也○呂氏曰天

下國家之本在身故修身為九經之本然必親師取友然後修身之道進故尊賢次之道之所進莫先其家故親親次之由家以及朝廷故敬大臣體羣臣次之由朝廷以及其國故子庶民來百工次之由其國以及天下故柔遠人懷諸侯次之此九經之序也視羣臣猶吾四體視百姓猶吾子此視臣視民之別也

修身則道立尊賢則不惑親親則諸父昆弟不怨敬大臣則不眩體羣臣則士之報禮重子庶民則百姓勸來百工則財用足柔遠人則四方歸之懷諸侯則天下畏之

朱子曰此言九經之效也道立謂道成於己而可為民表所謂皇建其有極是也不惑謂不疑於理不眩謂不迷於事敬大臣則信任專而小臣不得以閒之故臨事而不眩也來百工則通功易事農末相資故財用足柔遠人則天下之旅皆悅而願出於其塗故四方歸懷諸侯則德之所施者博而威之所制者廣矣故曰天下畏之

齊明盛服非禮不動所以修身也去讒遠色賤貨而貴德所以勸賢也尊其位重其祿同其好惡所以勸

親親也官盛任使所以勸大臣也忠信重祿所以勸士也時使薄斂所以勸百姓也日省月試既許氣稟稟音稱事所以勸百工也送往迎來嘉善而矜不能所以柔遠人也繼絕世舉廢國治亂持危朝聘以時厚往而薄來所以懷諸侯也

朱子曰此言九經之事也官盛任使謂官屬衆盛足任使令也蓋大臣不當親細事故所以優之者如此忠信重祿謂待之誠而養之厚蓋以身體之而知其所賴乎上者如此也既讀曰餼餼稟稍食也稍者出物有漸之謂稱事如周禮稟人職曰考其弓弩以上下其食是也往則爲之授節以送之來則豐其

委積子賜反以迎之朝謂諸侯見於天子聘謂諸侯使大夫來獻王制比年一小聘三年一大聘五年一朝厚往薄來謂燕賜厚而納貢薄凡爲天下國家有九經所以行之者一也

朱子曰一者誠也一有不誠則是九者皆爲虛文矣此九經之實也○孟子曰尊賢使能俊傑在位則天下之士皆說而願立於其朝矣市廛而不征廛市宅也賦其市地之廛而不征其貨法而不廛治以市官之法則天下之商皆說而願藏於其市矣關譏而不征非其稅則天下之旅皆說而願出於其路矣耕者助而不稅但使出力以助耕公田不稅其私田則天下之農皆說而

願耕於其野矣廬無夫里之布周禮宅不毛者有里布民無職事者出夫家之征戰國時雖平民一切取之則天下之民皆說而願為之

氓矣信能行此五者則鄰國之民仰之若父母矣率其子弟攻其父母自生民以來未有能濟者也

如此則無敵於天下無敵於天下者天吏也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又曰不信仁賢則國空虛雖

百官有司不得其職何異無人如金人渡河曰南朝可謂無人若以一二千人守河吾豈能渡哉此是空虛無禮義則上下亂無政事則財用不足

右言為政之節目而推本為說

臣按為政大槩不出此章而下文推演為說建中建極為政之根本也富庶而教為政之

規模也九經之事為政之節目也但九經通

本末而言所謂修身者即建中建極之謂也所謂一者又建中建極之本也 殿下其致

思焉

用賢章第二

臣按孔子曰為政在於得人不用賢而能致治者未之有也君臣相得乃可有為人君之職惟以知賢善任為先務故此章居先而章內議論特盡其詳

子曰惟仁者能好人能惡人論語下同

朱子曰惟之為言獨也蓋無私心然後好惡當於

理程子所謂得其公正是也○游氏曰好善而惡惡天下之同情然人每失其正者心有所繫而不能自克也惟仁者無私心所以能好惡也

不知言無以知人也
慶源輔氏曰言心聲也因言之得失可以知人之邪正惟格物窮理之君子能之此二節言修己而人以知人

視其所以

朱子曰以為也為善者為君子為惡者為小人觀其所由

朱子曰觀比視為詳矣由從也事雖為善而意之

所從來者有未善焉則亦不得為君子矣

臣按所行雖善若有好名好爵之念在心則所由不善矣

察其所安

朱子曰察則又加詳矣安所樂也所由雖善而心之所樂者不在於是則亦偽耳豈能久而不變哉所為則易見矣若所由所樂則非窮理知言者不能辨識

人焉廋哉人焉廋哉

朱子曰焉何也廋匿也重言以深明之○程子曰在己者能知言窮理則能以此察人如聖人也
不逆詐不億不信抑亦先覺者是賢乎

朱子曰逆未至而迎之也億未見而意之也詐謂人欺己不信謂人疑己抑反語辭言雖不逆不億而於人之情偽自然先覺乃為賢也○楊氏曰君子一於誠而已然未有誠而不明者故雖不逆不億不信而常先覺也若夫不逆不億而卒為小人所罔焉斯亦不足觀也已○新安陳氏曰逆億者私見之紛擾先覺者真見之昭徹固不先事而預料小人之為姦亦不臨事而墮於小人之姦斯為誠明之君子乎

衆惡之必察焉衆好之必察焉

孟子曰左右皆曰賢未可也諸大夫皆曰賢未可

也國人皆曰賢然後察之見賢焉然後用之左右皆曰不可勿聽諸大夫皆曰不可勿聽國人皆曰不可然後察之見不可焉然後去之○朱子曰人有同俗而為衆所悅者亦有特立而為俗所憎者故必自察之而親見其賢否之實然後從而用舍之則於賢者知之深任之重而不才者不得以幸進矣

右言觀人之術

○孟子曰人有不為也而後可以有為子孟
程子曰有不為知所擇也惟能有不為是以可以有為無所不為者安能有所為耶○張子曰不為

不仁則可以為仁不為不義則可以為義○程子曰大凡儒者未敢望深造於道且只得所存正分別善惡識廉恥如此等人多亦須漸好

易曰君子同而異睽卦象辭

程子曰聖賢之處世在人理之常莫不大同於世俗所同者則有時而獨異不能大同者亂常拂理之人也不能獨異者隨俗習非之人也要在同而能異耳

臣按君子於彝倫之行與俗大同而其中有異焉愛親則同而喻父母於道不以從令為孝者異於俗敬君則同而引君當道不合則

去者異於俗宜妻則同而相敬如賓不溺於情慾則異於俗順兄則同而怡怡相勉磨以學行則異於俗交游則同而久而敬之相觀而善則異於俗彼不愛其親不敬其君夫妻反目兄弟傷和朋友相賊者此固亂常敗俗之人不足言也世俗之有行者類不知君子之道故徒養口體陷親有過而反疑君子之不從父令以為不孝不得於君則熱中進不知止而反疑君子之難進易退以為不敬以情壞禮過於昵狎而反疑君子之晝不居內以為非情兄弟相聚所娛者酒食宴樂而反

疑君子之切磋勉學以為傷於友愛朋友善柔拍肩執袂以相戲侮而反疑君子之攝以威儀以為友契不密俗見之痼久矣若非在上之人先識道理為具眼者則其不以異俗為非者鮮矣雖然君子之所以異於俗者以風俗不回古道故也若化行俗美斯道大明而大行則世俗皆君子也雖欲獨異其可得乎

子曰大臣以道事君不可則止論語

朱子曰不可則止謂不合則去以道事君者不從君之欲不可則止者必行己之志已上本註○孔子曰

君子事君進思盡忠退思補過將順其美匡救其惡故上下能相親也真氏曰進謂入見其君退謂出適私室也○孟

子曰責難於君謂之恭陳善閉邪謂之敬吾君不能謂之賊我非堯舜之道不敢陳於王前齊人莫

如我敬王也范氏曰人臣以難事責於君使君若道以禁閉君之邪心唯恐其君或陷於有過之地者敬君之至也謂其君不能行善道而不以告者賊害其君之甚也○已○又曰有官守者不得其

職則去有言責者不得其言則去○宋神宗欲用司馬光召許州令過闕上殿方下詔謂程顥曰朕召司馬光卿度光來否顥對曰陛下能用其言光必來不能用其言光必不來帝曰未論用其言

如光者常在左右人主自可無過光舉辭召命神宗

知光之賢而不能用其言徒欲以名命致之○孔

子曰事君難進而易退則位有序賢者進則位不肖者就役則位有

序易進而難退則亂也亂者賢不肖故君子三揖

而進一辭而退以遠亂也呂氏曰三揖三讓也若

主人之意已解而不辭則賓主之分亂○呂氏曰

君信我可以為師非學焉而後臣之則不進也信

我可以執國政雖待以季孟之間亦不進也膳肉

不至而即行靈公問陳而即行君子之道正君而

已枉己者未有能直人者也已上二條通論進退之義

孟子曰士窮不失義達不離道窮不失義故士得己

焉達不離道故民不失望焉孟子

朱子曰得己言不失己也如云不失其身也民不失望言

人素望其興道致治而今果如所望也○孟子曰

古之人得志澤加於民不得志修身見於世窮則

獨善其身達則兼善天下

易曰不事王侯高尙其事盡卦上九爻辭

程子曰士之自高尙亦非一道有懷抱道德不偶

於時而高潔自守者伊尹太公未出之時有知止足之道退

而自保者張良疏廣之類有量能度分安於不求知者徐

申屠蟠有清介自守不屑天下之事獨潔其身者

接輿荷蕢之徒所處雖有得失小大之殊皆自高尙其事

者也

臣按士之不仕固非一端而大槩不出於程子所論四者所謂得者上三條也所謂失者下一條也所謂大者上一條也所謂小者下三條也夫道德之士非致敬盡禮則不可得見非諫行言聽則不可得臣人君所當推誠委任終始勿貳者也若知止度分之士亦有二焉若見危亂之幾而先退則人君當感悟改過消絕禍萌而盡誠收用可也若不見禍幾而只求恬退則人君當不奪其志嘉賞其節以為勵廉恥之具可也至如獨潔其身者

雖過中失正而超出利欲之外比諸決性命之情以饗富貴者則清濁迴隔矣人君亦當示以褒獎以成隱逸之名可也後之人君略知賢者之可好而不知所以好之之道或有縻以爵祿不用其言使之難於進退者如詩所謂執我仇仇亦或有徒好其名不求其實強委不我力之類以所不能使之僨事失己者如晉用股皆非浩之類真好賢者也必也知之極其明用之適其才信之盡其誠然後可謂真好賢矣

右辨君子之行

○子曰鄙夫可與事君也與哉與平聲○論語下同

朱子曰鄙夫庸惡陋劣之稱

其未得之也患得之既得之患失之

何氏曰患得之謂患不能得之○新安陳氏曰得謂得富貴權利

苟患失之無所不至矣

朱子曰小則吮癰舐痔大則弑父與君皆生於患失而已○胡氏曰許昌靳裁之有言曰士之品大槩有三志於道德者功名不足以累其心志於功名者富貴不足以累其心志於富貴而已者則亦無所不至矣志於富貴即孔子所謂鄙夫也

巧言令色鮮矣仁

朱子曰巧好令善也好其言善其色致飾於外務以說人則人欲肆而本心之德亡矣聖人辭不迫切專言鮮則絕無可知學者所當深戒也○又曰容貌辭氣之間正學者持養用力之地然有意於巧令以說人之觀聽則心馳於外而鮮仁矣若是就此持養發禁躁妄動必溫恭只要體當自家直內方外之實事乃是爲己之功求仁之要復何病乎至於小人許以爲直色厲而內荏則雖與巧言令色者不同然考其矯情飾僞之心則實巧言令色之尤者聖人惡之

惡紫之奪朱也惡鄭聲之亂雅樂也惡利口之覆邦

家者

朱子曰朱正色紫間色雅正也利口捷給覆傾敗也○范氏曰天下之理正而勝者常少不正而勝者常多聖人所以惡之也利口之人以是爲非以非爲是以賢爲不肖以不肖爲賢人君苟說而信之則國家之覆也不難矣

鄉原德之賊也

朱子曰原與愿同謂謹愿之人也孔子以其似德而非德故以爲德之賊○萬章曰一鄉皆稱原人焉無所往而不爲原人孔子以爲德之賊何哉孟子曰非之無舉也刺之無刺也同乎流俗合乎污

世居之似忠信行之似廉潔衆皆說之自以爲是而不可與入堯舜之道故曰德之賊也

臣按貪污諂佞是小人之常態苟非庸闇之君則辨之不難惟似是而非者雖明主或不
能辨焉蓋君子正色諤諤而小人之色厲訐
直者似之君子行全無瑕而小人之謹愿無
刺者似之宜乎聖賢深以爲戒也夫鄉原闢
然媚世自以爲是使流俗雷同安於姑息卑
污之境沮抑行道之士杜絕爲學之路其爲
害殆甚於異端之惑世矣後世之士若指爲
鄉原則孰不慙且怒哉然夷攷其所爲則瞻

前顧後謹身持祿一聞復古之說一見志道之士則輒嗤以迂闊難成惟以因循牽補為務此皆學鄉原者也孟子曰君子反經而已矣經正則庶民興反經之責深有望於下焉

右辨小人之奸

○子曰論篤是與君子者乎色莊者乎論語下同

朱子曰言但以其言論篤實而與之則未知為君子者乎為色莊者乎言不可以言貌取人也
有德者必有言有言者不必有德仁者必有勇勇者不必有仁

朱子曰有德者和順積中英華發外能言者或便佞口給而已仁者心無私累見義必為勇者或血氣之強而已

君子不可小知而可大受也小人不可大受而可小知也

朱子曰知我知之也受彼所受也蓋君子於細事未必可觀而材德足以任重小人雖器量淺狹而未必無一長可取

君子喻於義小人喻於利

朱子曰喻猶曉也義者天理之所宜利者人情之所欲○程子曰君子之於義猶小人之於利也惟

其深喻是以篤好○楊氏曰君子有舍生而取義者以利言之則人之所欲無甚於生所惡無甚於死孰肯舍生而取義哉其所喻者義而已不知利之為利故也小人反是○象山陸氏曰此章以義利判君子小人學者於此當辨其志人之所喻由其所習所習由其所志志乎義則所習者必在於義斯喻於義矣志乎利則所習者必在於利斯喻於利矣○南軒張氏曰學者莫先於義利之辨義者無所為而然也凡有所為而然皆人欲之私而非天理之公此義利之分也朱子曰義者無所為而然此言可謂擴前

已性之所以不偏而教之所以無窮也自非卓然先審夫義利霄壤之判勵思力行不舍晝夜其能真有得乎其事雖善而納交要譽與惡其聲之念或萌于中是亦利而已矣

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

朱子曰和者無乖戾之心同者有阿比之意○尹氏曰君子尚義故有不同小人尚利安得而和○春秋傳曰齊景公至自田晏子侍子猶梁丘據也馳至焉公曰惟據與我和夫晏子對曰據亦同也焉得為和公曰和與同異乎對曰異和如羹焉水火醯醢鹽梅以烹魚肉燂之以薪燂音戰宰夫和之

以洩其過言洩去其過者君子食之以平其心君臣亦然君所謂可而有否焉臣獻其否以成其可君所謂否而有可焉臣獻其可以去其否故詩曰亦有和羹既戒既平今據不然君所曰可據亦曰可君所曰否據亦曰否若以水濟水誰能食之若琴瑟之專一誰能聽之同之不可也如是

君子周而不比小人比而不周

朱子曰周普遍也比偏黨也皆與人親厚之意但周公而比私爾○朱子與丞相畱正書曰朋黨之禍止於縉紳而古之惡朋黨而欲去之者往往至於亡人之國蓋不察其賢否忠邪而惟黨之務去

則彼小人之巧於自謀者必將有以自蓋其迹而君子恃其公心直道無所回互往往反為所擠而目以為黨漢黨錮唐之清流紹聖元祐之事今未遠也丞相未能不以朋黨為慮熹恐丞相或未深以天下之賢否忠邪為己任也夫杜門自守孤立無朋者此一介之行也延納賢能黜退姦險合天下之人以濟天下之事者宰相之職也奚必以無黨者為是而有黨者為非哉夫以丞相今日之所處無黨則無黨矣而使小人之道日長君子之道日消天下之慮將有不可勝言者則丞相安得辭其責哉熹不勝愚者之慮願丞相先以分別賢否忠

邪爲己任其果賢且忠耶則顯然進之惟恐其黨之不衆而無與共圖天下之事也其果姦且邪耶則顯然黜之惟恐其去之不盡而有以害吾用賢之功也不惟不疾君子之爲黨而不憚以身爲之黨不惟不憚以身爲之黨又將引其君以爲黨而不憚也如此則天下之事其庶幾乎

臣按人臣之惡莫甚於私黨人君所痛嫉者亦莫甚於朋黨故小人之陷君子必以是爲嚆矢第患人君不之察耳苟或察之則公私忠佞辨之何難所謂察者只是察其心耳其心在於正君治國乎在於榮身固權乎正君

治國之士以同道爲朋者一心愛君一心徇國黨益盛而君益聖國益安矣人君猶恐其少黨豈患其彙征乎榮身固權之士以同利爲朋者營私蔑公後君遺親其黨雖少亦足以罔上而亡國矣人君當如撲火於始然豈待其寔繁乎然小人之性惟利是求不顧君親故一時締結者或利盡而交疎或勢逼而相圖其所謂朋黨者亦假合而已非若君子道義之朋終始如一故歐陽脩曰小人無朋惟君子則有之此言是也嗚呼商臣億萬惟億萬心可謂無黨而紂以亡周臣三千惟一

心爲一大黨而武王以王只在厥心之如何耳雖然人君不先明理而徒以逆億爲察則其不以公爲私以佞爲忠者鮮矣此所以學莫先於明理也

人之過也各於其黨觀過斯知仁矣

朱子曰黨類也○程子曰人之過也各於其類君子常失於厚小人常失於薄君子過於愛小人過於忍○朱子曰君子過於廉小人過於貪君子過於介小人過於通之類皆是然亦不止此但就此等處看則人之仁不仁可見而仁之氣象亦可識故但言斯知仁矣此亦但言人雖有過猶可卽此

而知其厚薄非謂必俟其有過而後賢否可知也

○真氏曰爲人君者尤當因臣下之過而察其心如愛君而極諫不無狂訐之過要其用心非仁乎取其仁而略其過可也愛君而違命不無矯拂之過要其用心非仁乎取其仁而略其過可也若姦邪之臣巧於揜覆未必有過之可指然其心何如哉凡此皆觀人之一端以類求之莫不然也

孟子曰有事君人者事是君則爲容悅者也孟子下同

朱子曰阿徇以爲容逢迎以爲悅此鄙夫之事妾婦之道也

有安社稷臣者以安社稷爲悅者也

朱子曰言大臣之計安社稷如小人之務悅其君
眷眷於此而不忘也

有天民者達可行於天下而後行之者也

朱子曰民者無位之稱以其全盡天理乃天之民
故謂之天民必其道可行於天下然後行之不然
則寧沒世不見知而不悔不肯小用其道以徇於
人也○張子曰必功覆斯民然後出如伊呂之徒
有大人者正己而物正者也

朱子曰大人德盛而上下化之所謂見龍在田天
下文明者言人品不同略有四等容悅佞臣不足
言安社稷則忠矣然猶一國之士也天民則非一

國之士矣然猶有意也無意無必惟其所在而物
無不化惟聖者能之

臣按朱子有言曰知人之難堯舜以爲病孔
子亦有聽言觀行之戒然嘗思之此特爲小
人設耳若皆君子則何難之有哉蓋天地之
間有自然之理凡陽必剛剛必明明則易知
凡陰必柔柔必闇闇則難測故聖人作易遂
以陽爲君子陰爲小人其所以通幽明之故
類萬物之情者雖百世不能易也嘗竊推易
說以觀天下之人凡其光明正大疎暢洞達
如青天白日如高山大川如雷霆之爲威而

雨露之爲澤如龍虎之爲猛而麟鳳之爲祥
磊磊落落無纖芥可疑者必君子也而其依
阿澆忍回互隱伏糾結如蛇蚓瑣細如蟻蝨
如鬼蜮狐蠱如盜賊詛祝閃倏狡獪不可方
物者必小人也君子小人之極既定於內則
其形於外者雖言談舉止之微無不發見而
况於事業文章之際尤所謂粲然者彼小人
者雖曰難知亦豈得而逃哉臣謂朱子此言
備盡君子小人之情狀人主以是觀人思過
半矣君子小人如陰陽晝夜每每相反大要
愛君者爲君子愛爵祿者爲小人蓋小人不

計其君之明闇惟以爵祿爲心苟可以利身
則他不遑恤雖至於迷罔君父殘傷國脈亦
不顧也是故爵祿之權在君上則媚君上在
權倖則附權倖在外戚則結外戚甚至於潛
通敵國吠噬其主亦無所不至矣所愛者爵
祿何暇愛君乎君子則不然社稷爲心生民
爲念苟可以正君則他無所戀義在守職則
君命有所不從義在盡言則天威有所不避
明義理杜蔽惑務引君當道立於無過之地
如其不得官守不得言責食祿而無所裨益
則奉身而退亦出於不得已也吠畝之中一

飯不忘羹君之感悟不以進退有間焉所愛者君何暇愛爵祿哉末俗滔滔道學不明人臣既無正君之志而人君亦說人順己以愛爵祿者為愛君以愛君者為怨君嗚呼可勝歎哉

右通論君子小人

○哀公問曰何為則民服孔子對曰舉直錯諸枉則民服舉枉錯諸直則民不服論語

朱子曰錯捨置也諸衆也○程子曰舉錯得義則人心服○謝氏曰好直而惡枉天下之至情也順之則服逆之則去必然之理也然或無道以照之

則以直為枉以枉為直者多矣是以君子大居敬而貴窮理也

見賢而不能舉舉而不能先命也見不善而不能退退而不能遠過也大學

朱子曰命鄭氏云當作慢若此者知所愛惡矣而未能盡愛惡之道蓋君子而未仁者也○胡氏曰齊桓公之郭問父老曰郭何故亡曰以其善善而惡惡也公曰若子之言乃賢君也何至於亡曰郭君善善不能用惡惡不能去所以亡也夫善善而不能去則無貴於知其善惡惡而不能去則無貴於知其惡未之或知者猶有所覩也夫既或知之

矣不能行其所知君子所以高舉遠引小人所以肆行而無忌憚也然則非有能亡郭者郭自亡爾臣按人君雖知君子之可好小人之可惡而用捨之際不能行其好惡之實則無益於治亂之數故以舉錯得宜爲貴雖然彼舉錯未能盡義者實未得好惡之正故也誠能好善如好好色惡惡如惡惡臭則寧有舉之而不先退之而不遠者哉惟其名爲好賢而實不好名爲惡惡而實不惡故賢不肖倒置以歸於亂且亡爾朱子所論伏節死義之說言頗激切人主不可不知故謹錄于左

朱子封事曰有誦言於衆以爲陛下嘗謂今日天下幸無變故雖有伏節死義之士亦何所用此言一播大爲識者之憂臣有以知其必非陛下之言也夫伏節死義之士當平居無事之時誠若無所用者然古之人君所以必汲汲以求之者蓋以如此之人臨患難而能外死生則其在平世必能輕爵祿臨患難而能盡忠節則其在平世必能不詭隨平日無事之時得以用之則君心正於上風俗美於下足以逆折姦萌潛消禍本自然不至真有伏節死義之事非謂必知後日當有變故而預蓄此人以擬之也惟其平日自恃安寧便謂此等人

材必無所用而專取一種無道理無學識重爵祿
輕名義之人以為不務矯激而尊寵之是以綱紀
日壞風俗日偷非常之禍伏於冥冥之中而一朝
發於意慮之所不及平日所用之人交臂降叛而
無一人可同患難然後前日擯棄流落之人始復
不幸而著其忠義之節以天寶之亂觀之其將相
貴戚近幸之臣皆已頓顙賊庭而起兵討賊卒至
於殺身湛沉族而不悔如巡遠杲卿之流則遠方
下邑人主不識其面目之人也使明皇早得巡等
而用之豈不能銷患於未萌巡等早見用於明皇
又何至真為伏節死義之舉哉商鑒不遠在夏后

之世此識者所以深憂於或者之言也雖以臣知
陛下聖學高明識慮深遠決然不至有此議論然
每念小人敢託聖訓以蓋其姦而其為害至於足
以深沮天下忠臣義士之氣則亦未嘗不痛心疾
首而不敢以識者之慮為過計之憂也

臣按朱子之說明白痛快可以一洗邪論矣
昔宋孝宗歎伏節死義之士難得張南軒以
為伏節死義之士當於犯顏敢諫中求之此
言約而切矣人主亦不可不知也

右言用捨之宜

○易曰飛龍在天利見大人

乾卦九
五爻辭

程子曰聖人既得天位則利見在下大德之人與共成天下之事也○孔子曰同聲相應同氣相求水流濕火就燥雲從龍風從虎

又曰以杞包瓜含章有隕自天姤卦九五爻辭

程子曰杞高木而葉大處高而可以包物者杞也美實之在下者菰也美而居下側微之賢之象也尊居君位而下求賢才以至高而求至下猶以杞葉而包菰人君雖屈己求賢若其德不正賢者不屑也故必含蓄章美內積至誠則有隕自天矣猶云自天而降言必得之也自古人君至誠降屈以中正之道求天下之賢未有不遇者也高宗感於

夢寐文王遇於魚釣皆由是道也○又曰天地不相遇則萬物不生君臣不相遇則政治不興聖賢不相遇則道德不亨事物不相遇則功用不成

仲弓問舉賢才曰焉知賢才而舉之子曰舉爾所知爾所不知人其舍諸論語

程子曰人各親其親然後不獨親其親仲弓曰焉知賢才而舉之子曰舉爾所知爾所不知人其舍諸便見仲弓與聖人用心之大小推此義則一心可以興邦一心可以喪邦只在公私之間爾○明道見神宗論人材上曰朕未之見也明道曰陛下奈何輕天下士上聳然曰朕不敢朕不敢○程子

曰天地生一世，人自足了一世事，但恨人不能盡用天下之才，此其不能大治。

孟子曰：堯以不得舜為己憂，舜以不得禹、皋陶為己

憂，分人以財謂之惠，教人以善謂之忠。為天下得人

者，謂之仁。是故以天下與人易，為天下得人難。孟子下同

朱子曰：堯舜之憂民，非事事而憂之也。急先務而

已，分人以財，小惠而已。教人以善，雖有愛民之實

然，其所及亦有限而難久。惟若堯之得舜，舜之得

禹，皋陶乃所謂為天下得人者，而其恩惠廣大，教

化無窮矣。此所以為仁也。

古之賢王好善而忘勢，古之賢士何獨不然樂其道

而忘人之勢，故王公不致敬盡禮，則不得亟見之，見且猶不得亟而况得而臣之乎？

朱子曰：言君當屈己以下賢士，不枉道而求利，二

者勢若相反，而實則相成，蓋亦各盡其道而已。○

又曰：古之君子有志於天下者，莫不以致天下之

賢為急，而其所以急於求賢者，非欲使之綴緝言

語譽道功德以為一時觀聽之美而已。蓋將以廣

其見聞之所不及，思慮之所不至，且慮夫處已接

物之間，或有未盡善者，而將使之有以正之，也是

以其求之不得不博，其禮之不得不厚，其待之不

得不誠，必使天下之賢識與不識莫不樂自致於

吾前以輔吾過然後吾之德業得以無愧乎隱微而浸極乎光大耳然彼賢者其明既足以燭事理之微其守既足以遵聖賢之轍則其自處必高而不能同流合汚以求譽自待必厚而不能陳詞飾說以自媒自信必篤而不能趨走唯諾以苟容也是以王公大人雖有好賢樂善之誠而未必得聞其姓名識其面目盡其心志之底蘊又况初無此意而其所取特在乎文字言語之間乎故將大有爲之君必有所不召之臣欲有謀焉則就之其尊德樂道不如是不足與有爲也

朱子曰大有爲之君大有作爲非常之君也○程

子曰古之人所以必待人君致敬盡禮而後往者非欲自爲尊大也爲是故耳

好善優於天下夫苟好善則四海之內皆將輕千里而來告之以善夫苟不好善則人將曰訑訑予既已知之矣訑訑之聲音顏色距人於千里之外士止於千里之外則讒諂面諛之人至矣與讒諂面諛之人居國欲治可得乎

朱子曰優有餘裕也言雖治天下尙有餘力也輕易也言不以千里爲難也訑訑自足其智不啻善言之貌君子小人迭爲消長直諒多聞之士遠則讒諂面諛之人至理勢然也此言爲政不在於用

一己之長而貴於有以來天下之善

右言求賢之道

○易曰聖人養賢以及萬民

陳卦 朱辭

程子曰聖人養賢才與之共天位使之食天祿俾施澤於天下養賢以及萬民也○程子論養賢劄子曰臣竊以議當代者皆知得賢則天下治而未知所以致賢之道也是雖衆論紛然未極其要朝廷亦以行之為艱而不為也三代養賢必本於學而德化行焉治道出焉本朝踵循唐舊而館閣清選止為文字之職名實未正欲招賢養材以輔時贊化將何從而致之也古先哲王所以虛己求治

何嘗不盡天下之才以成己之德也臣今欲乞朝廷設延英院以待四方之賢凡公論推薦及巖穴之賢必招致優禮視品給俸而不可遽進以官止以應詔命名凡有政治則委之詳定凡有典禮則使之討論經畫得以奏陳而治亂得以講究俾羣居切磨日盡其材使政府及近侍之臣互與相接時賜召對詔以治道可觀其材識器能也察以累歲人品益分然後使賢者就位能者任職或委付郡縣或師表士儒其德業尤異漸進以帥臣職司之任為輔弼為公卿無施之不稱也若是則引彙竝進野無遺賢陛下尊賢待士之心可謂無負於

天下矣

高宗命說曰股肱惟人良臣惟聖商書說命下同

蔡氏曰手足備而成人良臣輔而君聖

昔先正保衡作我先王乃曰予弗克俾厥后惟堯舜其心愧恥若撻于市一夫不獲則曰時予之辜佑我烈祖格于皇天爾尚明保義如予罔俾阿衡專美有商

蔡氏曰先正先世長官之臣保安也保衡猶阿衡作興起也撻于市恥之甚也不獲不得其所也高宗舉伊尹之言以伊尹望傅說

惟后非賢不又惟賢非后不食其爾克紹乃辟于先

王末綏民說拜稽首曰敢對揚天子之休命

蔡氏曰言君臣相遇之難如此高宗以成湯自期傅說以伊尹自任君臣相勉勵也○朱子曰人主以論相為職宰相以正君為職二者各得其職然後體統正而朝廷尊天下之政必出於一而無多門之弊苟當論相者求其適己而不求其正己取其可愛而不取其可畏則人主失其職矣當正君者不以獻可替否為事而以趨和承意為能不以經世宰物為心而以容身固寵為術則宰相失其職矣二者交失其職是以體統不正綱紀不立而左右近習皆得以竊弄威權使政體日亂國勢日

卑雖有非常之禍伏於冥冥之中而上恬下嬉亦莫知以為慮者是不可不察其所以然者而反之以汰其所已用而審其所將用者乎選之以其能正己而可畏則必得自重之士而吾所以任之不得不重任之既重則彼得以盡其獻可替否之志行其經世宰物之心而又公選天下直諒敢言之士使為臺諫給舍以參其議論使吾腹心耳目之寄常在於賢士大夫而不在於羣小陟罰臧否之柄常在於廊廟而不出於私門如此而主威不立國勢不強綱維不舉刑政不清民力不裕軍政不修者臣不信也

朱子封事中語故稱曰

孟子見齊宣王曰為巨室則必使工師求大木工師得大木則王喜以為能勝其任也匠人斲而小之則王怒以為不勝其任矣夫人幼而學之壯而欲行之王曰姑舍女汝所學而從我則何如孟子下同

朱子曰巨室大宮也工師匠人之長匠人眾工人也姑且也言賢人所學者大而王欲小之也

今有璞玉於此雖萬鎰必使玉人彫琢之至於治國家則曰姑舍女汝所學而從我則何以異於教玉人彫琢玉哉

朱子曰璞玉之在石中者鎰二十兩也玉之價直金萬鎰也

玉人玉工也不敢自治而付之能者愛之甚也治

國家則徇私欲而不任賢是愛國家不如愛玉也
○范氏曰古之賢者常患人君不能行其所學而
世之庸君亦常患賢者不能從其所好是以君臣
相遇自古以為難孔孟終身而不遇蓋以此耳
用人之知去其詐用人之勇去其怒用人之仁去其

貪禮記

陳氏曰人君用人當取其所長舍其所短蓋中人
之才有所長必有所短也

臣按此言庶官不可盡得全材當用其所長
也蓋慎擇賢相委任責成則百官有司不必
求備於一人宰相不用極選則政柄授諸非

人而朝廷亂矣有司必求備才則取人未免
窄狹而庶職曠矣

有人言今日士大夫未見賢者程子曰不可謂士
大夫有不賢者便為朝廷官人不用賢也○又曰
天下之士亦有志在朝廷而才不足才可為而
誠不足今日正須才與至誠合一方能有濟

右言任用之道

○定公問君使臣臣事君如之何孔子對曰君使臣
以禮臣事君以忠論語

朱子曰二者皆理之當然各欲自盡而已○呂氏
曰使臣不患其不忠患禮之不至事君不患其無

禮患忠之不足

子曰為上可望而知也為下可述而志也則君不疑於其臣而臣不惑於其君矣尹曰惟尹躬及湯咸有

一德禮記

陳氏曰君之待臣表裏如一故曰可望而知臣之事君一由忠誠其職業皆可稱述而記志此所以上下之間不疑不惑也

二人同心其利斷金同心之言其臭如蘭易繫辭

朱子曰言物莫能開而其言有味也○誠齋楊氏曰金石至堅也然不堅於人心故二人一心則石可裂金可折常人一心尚可以貫金石况君臣一心何事之不可成薰蕕同

器一童子能辨之臭味不同故也取南山之蘭雜北山之蘭十黃帝不能分臭味同故也

詩曰呦呦鹿鳴食野之苹我有嘉賓鼓瑟吹笙吹笙鼓簧承筐是將人之好我示我周行小雅鹿鳴之篇

朱子曰呦呦聲之和也承奉也筐所以盛幣帛者也將行也奉筐而行幣帛飲則以酬賓送酒食則以侑賓勸飽也周行大道也此燕饗賓客之詩也賓客或本國之臣或諸侯之使也蓋君臣之分以嚴為主朝廷之

禮以敬為主然一於嚴敬則情或不通而無以盡其忠告之益故先王因其飲食聚會而制為燕饗之禮以通上下之情而其樂歌以鹿鳴起興而言

其禮意之厚如此庶乎人之好我而示我以大道也記曰私惠不歸德君子不自留焉蓋其所望於羣臣嘉賓者惟在於示我以大道則必不以私惠為德矣嗚呼此其所以和樂而不淫也與

子曰大臣不親百姓不寧則忠敬不足而富貴已過也大臣不治而適臣比矣故大臣不可不敬也是民之表也適臣不可不慎也是民之道也

禮記

陳氏曰大臣不見親信則民不服從其令故不寧也此蓋由臣之忠不足於君君之敬不足於臣徒富貴之大過而然耳由是適臣之黨相比以奪大臣之柄而使之不得治其事故大臣不可不敬以

其為民所瞻望之儀表也適臣不可不慎以君之所好惡係焉乃民之所從以為道者也○或曰信任大臣而無以閒之故臨事而不眩使大臣而賢也則可其或不幸而有趙高朱异虞世基李林甫之徒焉則鄒陽所謂偏聽生姦獨任成亂范曄所謂妒賢疾能御下蔽上以成其私而主不覺悟者亦安得而不慮耶朱子曰不然也修身則視明聽聰而不可欺以賢否矣尊賢則所置以為大臣者必不雜以如是之人矣不幸而或失之則亦亟求其人以易之而已豈有知其能為姦以敗國顧猶置之大臣之位使之姑以奉行文書為職業而又

恃小臣之察以防之哉夫勞於求賢而逸於得人任則不疑而疑則不任此古之聖君賢相所以誠意交孚兩盡其道而有以共成正大光明之業也如其不然將恐上之所以猜防畏備者愈密而其為眩愈甚下之所以欺罔蒙蔽者愈巧而其為害愈深不幸而臣之姦遂則其禍固有不可勝言者幸而主之威勝則夫所謂偏聽獨任御下蔽上之姦將不在於大臣而在於左右其為國家之禍尤有不可勝言者矣嗚呼危哉

右言禮敬親信之道

○易曰履霜堅冰至 坤卦初六爻辭

程子曰陰之始凝而為霜履霜則當知陰漸盛而至堅冰矣猶小人始雖甚微不可使長長則至於盛也○孔子曰積善之家必有余慶積不善之家必有余殃臣弑其君子弑其父非一朝一夕之故其所由來者漸矣由辨之不早辨也

子曰放鄭聲遠佞人鄭聲淫佞人殆 論語

朱子曰放謂禁絕之佞人卑諂便給之人殆危也○張子曰鄭聲佞人能使人喪其所守故放遠之○范氏曰佞人者止於諛說順從而已近之必至於殆何也彼佞人者不知義之所在而惟利之從其始莫不巧言令色未必有悖逆之心及其患失

則無所不至終至於弑君亡國者皆始之諛悅順從者也○張氏曰小人之禍國家柔惡尤可畏剛惡桀黠強暴中才之主猶畏而遠之爲害猶淺惟柔佞者諂諛側媚使人喜愛親暱聰明之君猶爲所惑有覆亡而終不悟者夫子舉佞人亦以小人之尤者言也○唐太宗嘗玩禁中樹曰此嘉木也右衛大將軍宇文士及從傍美歎不已帝正色曰魏徵嘗勸我遠佞人不識佞人爲誰乃今信然士及謝曰南衙羣臣面折廷爭陛下不得一舉手今臣幸在左右不少有將順雖貴爲天子亦何聊帝意解史臣曰太宗知士及之佞亦不能斥彼中材

之主求不惑於佞難哉真氏曰士及之言有深爲人君之鴆毒者夫盛明之世忠讜盈朝言動少差箴儆隨至貴爲天子宜若無聊矣而每措身於至安至榮之地昏亂之世諂諛塞耳窮侈縱欲下無敢言貴爲天子宜若適意矣而每措身於至危至難之中然則人主將何擇焉如士及者亡隋之餘孽何足多責所可惜者太宗知其佞而不知去之爾

臣按以箴儆之多爲無聊者此特內多慾而外施仁義者耳若人君正心修身所好者學所樂者善則箴儆之悅耳猶芻豢之悅口尙

何無聊之有若內無修己之實而假借集事者於箴儆之來勉強從之中心實不樂也豈能久而不變哉此唐玄宗所以瘠於用韓休而卒致天寶之亂者也

穆王命伯冏曰爾無昵于儉人充耳目之官迪上以非先王之典周書 冏命

蔡氏曰蓋穆王自量其執德未固恐左右以異端進而蕩其心也此心不繼造父為御周遊天下豫知所戒憂思深長猶不免躬自蹈之人心操捨之無常可懼哉

子張問明子曰浸潤之譖膚受之愬不行焉可謂明

也已矣浸潤之譖膚受之愬不行焉可謂遠也已矣

論語

朱子曰浸潤如水之浸灌漸漬而不驟也譖毀人之行也膚受謂肌膚所受利害切身也愬愬己之冤也毀人者漸漬而不驟則聽者不覺其入而信之深矣愬冤者急迫而切身則聽者不及致詳而發之暴矣二者難察而能察之則可見其心之明而不蔽於近矣

詩曰亂之初生僭始既涵亂之又生君子信讒君子如怒亂庶遄沮君子如祉亂庶遄已小雅 巧言之篇

朱子曰僭始不信之端也涵容受也君子指王也

遄疾沮止也。社猶喜也。言亂之所以生者，由讒人以不信之言始入，而王涵容不察其真偽也。亂之又生者，則既信其讒言而用之矣。君子見讒人之言，若怒而責之，則亂庶幾遄沮矣。見賢者之言，若喜而納之，則亂庶幾遄已矣。今涵容不斷讒信，不分是以讒者益勝而君子益病也。○蘇氏曰：小人爲讒於其君，必以漸入之，其始也進而嘗之，君容之而不拒，知言之無忌，於是復進，既而君信之，然後亂成。

臣按：人君誠欲用賢，則必遠小人，然後君臣可以終始無間，以成治道矣。若惡惡不嚴，使

小人得搖讒舌，則君子豈安於立朝乎？夫讒人者，善於伺候，變態百端，或陽助而陰抑，或始譽而終毀，粉飾羅織，巧立名目，指篤行者爲僞善，指守道者爲僞學，隱居尙志者謂之傲世，難進易退者謂之要君，廷爭謗者謂之賣直，盡心國事者謂之專擅，舉賢協力者以爲朋黨，矯革宿弊者以爲亂政，誣陷良善之術，不可枚舉。人君若不深惡而痛絕之，乃爲俱收並蓄之計，則駸駸然漸入于術中，終至於羣陰彙進，君子遠屏矣。嗚呼！可不懼哉！

右言遠小人之道

伊尹耕於有莘之野而樂堯舜之道焉非其義也
 非其道也祿之以天下弗顧也繫馬千駟弗視也
 非其義也非其道也一介不以與人一介不以取
 諸人湯使人以幣聘之囂囂然曰囂囂然曰自得之貌我何
 以湯之聘幣為哉我豈若處畎畝之中由是以樂
 堯舜之道哉湯三使往聘之既而幡然改曰與我
 處畎畝之中由是以樂堯舜之道吾豈若使是君
 為堯舜之君哉吾豈若使是民為堯舜之民哉吾
 豈若於吾身親見之哉天之生此民也使先知覺
 後知先覺覺後覺也予天民之先覺者也予將以
 斯道覺斯民也非予覺之而誰也思天下之民匹

夫匹婦有不被堯舜之澤者若己推而內之溝中
 其自任以天下之重如此相湯以王於天下湯崩
 太丁未立湯之太子未立而死外丙二年仲壬四年外丙仲壬皆太
 弟太甲太丁之子顛覆湯之典刑伊尹放之於桐
 三年太甲悔過自怨自艾治也處仁遷義以聽伊尹
 之訓己也復歸于亳伊尹既復政厥辟將致仕而
 去恐太甲德不純一及任用非人作咸有一德書篇
 名以陳戒○琅邪諸葛亮寓居襄陽隆中每自比
 管仲樂毅時人莫之許也昭烈在荊州訪士於襄
 陽司馬徽徽曰儒生俗士豈識時務識時務在乎
 俊傑此閒自有伏龍鳳雛昭烈問為誰曰諸葛孔

明亮龐士元字統也徐庶謂昭烈曰諸葛孔明臥龍也將軍豈願見之乎昭烈曰君與俱來庶曰此人可就見不可屈致也將軍宜枉駕顧之昭烈由是詣亮凡三往乃得見問討賊興復之策善之於是與亮情好日密佐昭烈取益州治之昭烈即位以亮爲丞相臨崩謂亮曰君才十倍曹丕必能安國家終定大事嗣子可輔輔之如其不可君可自取亮涕泣曰臣敢不竭股肱之力效忠貞之節繼之以死亮上表於後帝曰臣本布衣躬耕南陽苟全性命於亂世不求聞達於諸侯先帝不以臣卑鄙猥自枉屈三顧臣於草廬之中諮臣以當世之事

由是感激許先帝以驅馳先帝知臣謹慎臨崩寄以大事受命以來夙夜憂懼恐付託不效以傷先帝之明今當獎率三軍北定中原興復漢室還于舊都此臣所以報先帝而忠陛下之職分也臣鞠躬盡瘁死而後已至於成敗利鈍非臣所能逆覩也出師伐魏卒于軍

臣按賢人者有國之器用也求治而不求賢猶捨舟楫而求濟川也今取伊尹諸葛亮出處之迹著于右舉此可見其餘伊尹之在莘也躬耕樂道若無意於當世而成湯再聘志猶確然及乎請之愈勤其誠益著然後幡然

應召志同德合格于皇天歷相數世至於放君而不以為嫌允德既終乃得致仕猶丁寧陳戒愈老彌篤諸葛亮之在隆中也抱膝長嘯高視宇宙若將終身昭烈再顧猶堅遁思及乎中心好之三枉不懈然後回心委質謀猷允符竭才輸誠期以恢復逮輔幼主政自己出人無間言強魏震懾庶幾禮樂斯二人者雖道有精粗德有大小其得君盡忠則一也非後世所能及也此豈特二人之賢為然哉實由人主有以致之竊觀湯之稱尹曰聿求元聖與之戮力其服之也至矣昭烈之稱

亮曰孤之有孔明猶魚之有水其樂之也深矣君臣相契如此則二人之篤契豈得已哉後世之君好賢無如成湯昭烈者故聖賢之學豪傑之才多老於家食而偷時識勢苟合取容者滔滔得志欲世之治其可得乎雖然人君必先窮理知言權度不差然後可以識賢矣知之甚明肺肝洞照然後可以相信矣信之甚篤如合左契然後可以相悅矣悅之甚親恩如父子然後可以委任矣任之甚專不貳不參然後可以行道致治惟意所欲而陶甄一時垂裕萬世矣君臣相遇豈偶然哉

五帝三王率由是道後王所當取則也後世雖少康之主亦未有不用人而自用者但君不及先王之聖臣不若古人之賢故功烈未免乎卑耳若其反是者則既無修己之功又昧知人之鑒或取以虛名或悅以順從好之而不克終任之而不免疑議論乖時而猶拘以爵祿逢迎誤君而猶許以忠良國事日非而上下皆莫之憂懲乎此者則又多疑多忌自用而不任人聰明不廣叢脞失職其廢天工隳庶績而歸于亂亡則一也人主所當深戒也伏惟 殿下垂鑒焉

栗谷先生全書卷之二十四

